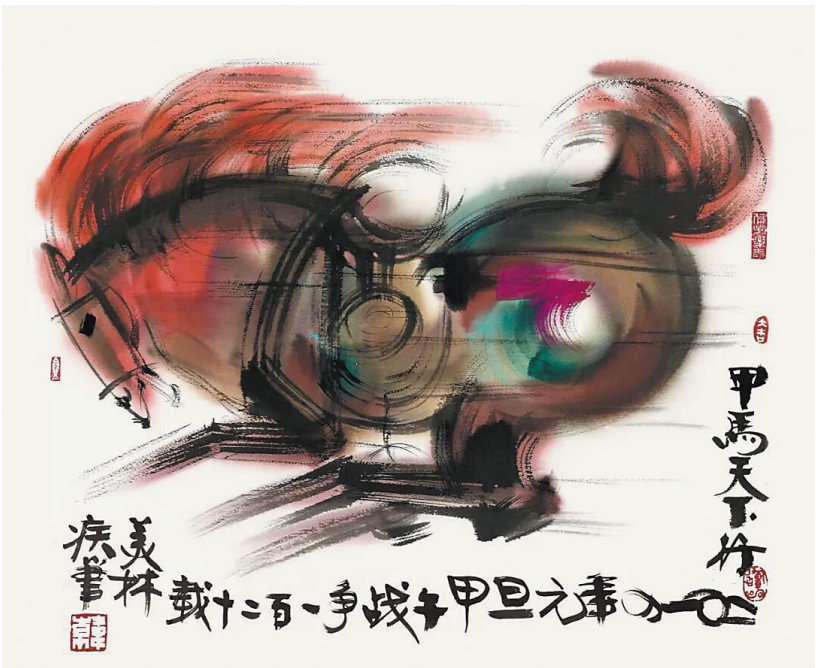




马(纸本水墨设色) 韩美林

“认亲”贺兰山岩画

有些人第一次看见岩画,是参观。有些人第一次看见岩画,是发现。韩美林却迥然有别,他第一次看见贺兰山岩画,像是认亲。

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。贺兰山的风很大。那风从荒漠深处吹来,掠过山口,卷起砂砾,吹过亿万裸露的岩壁,也吹乱了韩美林的额发。阳光斜斜地照在山体上,赭红色的岩石一层层铺展开去,远远望着,像一本被岁月摊开的巨书。这本书,没有纸页,也没有装帧。它以山为册,以石为简,以风沙为墨,以五千年的星霜作注。

导游在讲解,学者在考证,游客在拍照,而韩美林却忽然停住了脚步。

因为岩石上的那些线条,仿佛活了。一头鹿,从石壁深处跃出;一匹马,在天地之间奔跑;一只鸟张开双翼,正欲飞向太阳;还有那些神秘的人面、图腾、符号,像一群失散多年的故人,隔着数千年时光向他招手。

那一刻,他看到的不是岩画,而是记忆。一种说不清来源的记忆。

仿佛在时间尚未被命名的时候,在文

贺兰山“唤醒”了韩美林

□卡毓方

前,突然产生与史前人类相认的冲动。那不是学术上的认亲,也不是资料上的重逢,而是生命深处某种古老直觉的苏醒。

有些东西,书本说得云里雾里。有些东西,学院教得隔山隔水。有些东西,尽管隔着几千年的烟尘,也能被一个有缘者一见如故,再见倾心。

贺兰山岩画是考古对象,是文化遗产,是先民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图像资料。但在韩美林眼中,它首先是生命体。

鹿有蹦跳之势,马有奔腾之气,鸟有高飞远翔之姿;那些弯弯曲曲的线,那些貌似稚拙的人面,那些难以解释的符号,也都有呼吸,有心跳,有欢笑。它们并没有安静地待在岩壁上,而是破壁而出,闯进他的眼帘,也闯进他的笔墨、陶土、铜铁和灵魂。

所以,韩美林后来多次说起贺兰山岩画对他的触动。这种触动,不是“看见了一个题材”,而是“找到了一条根”。题材可以更新,根却不能调换;题材属于作品,根属于本真;题材在眼前,根在脚下;题材可以借用,根只能被唤醒。

贺兰山唤醒了韩美林。

或者说,贺兰山让韩美林认出了曾经的自己。

熟悉现代,却返回远古

那是文字诞生以前的时代,龙马尚未负图,神龟尚未献书。艺术尚未从生活中析出,就像水尚未从海中分离。每一道刻痕,都是生存留下的印记;每一声吟唱,都是人与天地互相试探的回音;每一个形状,都是生命在艰难岁月中偶然开出的花。

而这种“花”,韩美林一看就懂。他懂它为什么粗砺,懂它为什么稚拙,懂它为什么没有阴影、没有透视、没有精密解剖,却仍然撼人心魄。因为那不是后来人坐在画案前雕琢出来的绚丽,而是生命在猝然之间爆发出的力道。它未经修饰,却极凝练;像石头一样质朴,

像火焰一样热烈,像野兽一样剽悍。

后来我每每看韩美林的画,总觉得其中有一股“第一眼看世界”的好奇。这很难得。

一个人年纪愈长,见识愈广,技法愈熟,往往愈容易失去好奇心。世界在他眼里逐渐变成概念;花是植物,鸟是动物,牛是家畜,鱼是水产,山是地貌,太阳是天体。万物被分类、命名、解释,最后被安置在知识的抽屉里,贴上一成不变的标签。

韩美林却不同。他看见一只鸟,仍会欢喜;看见一条鱼,仍会艳羨;看见一头牛,仍会激动。在他的笔下,鸟不只是鸟,鱼不只是鱼,牛也不只是牛,它们像是刚冲出天地混沌,带着灵气,带着神性,带着与生俱来的威仪。

这便是他的“童心”。

所谓童心,不是幼稚,不是天真的烂漫,也不是刻意画出的拙趣。真正的童心,是一种未经污染的视觉,是对世界最初的欢娱,是相信万物都有灵魂,相信石头会说话,相信牛马鸟鱼都与人一道,在寥廓天地间竞自由。

这一点,使他与许多现代学院派艺术家拉开了距离。

韩美林身上可贵的地方,正在于他既经历过现代艺术训练,又没有被训练驯服。他知道技法,却不拜倒在技法面前;他懂得造型,却不让造型变成僵硬的法度;他熟悉现代,却一路返回远古。

这“返回”二字,尤其珍贵。

许多人的艺术,是向前走,走向新材料、新观念、新语言、新潮流。韩美林也向前走,但他还有另一只脚,始终踏在远古的岩壁上;他往前走得愈远,往后扎得愈深;他愈现代,愈原始;他愈丰富,愈单纯。他愈接近毫墨,愈像一个刚刚看见世界的孩子。

这不是矛盾,而是奇迹。

韩美林曾七次深入贺兰山,近乎痴迷地描摹、记录岩画,与古人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。说是对话,其实并不准确。

对话总要有来有往,有问有答;而他与岩画之间,更像是一种无声的互认。

他站在岩壁前,打量那些古老线条;岩壁也像在沉默中认出了他。

五千年前的先民,不知道后来会有韩美林。韩美林也不知道五千年前那个刻画的人姓甚名谁。可是艺术偏偏就有这种通灵的魅力:它让两个从未谋面的人,在时间之外相遇。

一个在石壁上刻画,一个用纸张、陶土、铜铁、紫砂、织物去描摹;一个面对的是荒原、兽群、太阳和祭火,一个面对的是城市、博物馆、艺术馆、展览、出版与世界。可是,他们的手,却在某一瞬间握在了一起。

仍保留古老图像的魅力

我注意到,韩美林笔下飘逸的“美林马”,一个重要特征,就是不画马蹄。这并非偶然的省略,而是来自岩画动物的启示。贺兰山岩画里的许多动物,本不以细部取胜。它们不画蹄,甚至不讲完整的解剖,却仍然在奔跑,仍然在飞扬,仍然比许多四蹄俱全、筋骨分明的马更像马。

为什么?

因为它抓住的不是马的皮毛,而是马的神;不是马的形体,而是马的势;不是一匹马站在那里供人端详,而是一匹马正从时间深处逐日追风,长啸而来。

中国画论中有“以形写神”。但在韩美林这里,有时竟像是“舍形得神”。他敢于省略,敢于夸张,敢于让形象回到更原初、更符号,也更有冲击力的状态。一头牛,可以不必完全像一头牛,却必须有牛的浑厚、倔强与温良;一只鸟,可以不必完全像一只鸟,却必须有鸟将飞未飞那一瞬间的振翅;一条鱼,可以不必完全像一条鱼,却必须让人感觉到它正在水中悠然游动。

这不是简单的变形,而是与远古造型心有灵犀。

在岩画时代,人类画鹿,不是为了制作一本动物图谱;画马,不是为了参加绘画比赛;画太阳神,不是为了装饰洞穴。他们画,是因为他们相信画有灵验。画下鹿,鹿群会前赴后继;画下太阳,阳光会长久照耀;画下神祇,部落能得到庇护。那时的图像,有巫风,有祈愿,也有生存的急迫。

韩美林的许多作品,虽然诞生在现代,却仍保留着这种古老图像的魅力:童年与苍老,在他那里不是相反;远古与当代,在他那里也没有抵牾。他能够把最古老的场面画得很新,把最天真的物事画得很深,把最民间的姿态画得很庄严,用最简略的线条画出华夏文明潜入地层的根系。

所以我常想,韩美林真正的出生地,也许并不只在山东济南。

济南当然重要。那是他这一世的投胎之地,是户籍上的乡梓,是母亲把他带到红尘的原点。那里有泉水,有街巷,有童年隐约的哭声与笑声,有一个孩子在现实生活中认识世界的最初记忆。

但是,一个艺术家的出生,未必只有一次。肉身有肉身的出生,灵魂有灵魂的出生。韩美林肉身出生在济南,灵魂却可能更早地出生在远古的岩壁。他的另一张出生证明,或许就刻在贺兰山某块风蚀斑驳的苍崖上。

韩美林,像是隔着五千年,又一次回到了那里。



作者(左)与韩美林合影



怎么看AI时评?

最近《新华每日电讯》的头版位置推出AIGC评论专栏《新华“典”评》,人机合作撰写评论,而且专栏化常态化,主流媒体这一行动引发热议。首篇评论《“阴阳图纸”画出的是死亡通道》,被今日头条等平台弹窗推荐。截至目前,该专栏已刊发20余篇AIGC评论,引发业界、学界关注。

写作和研究时评的人怎么看待AI时评呢?我会有被替代的焦虑吗?没有,机不教,人之过,主流媒体迈出重要的一步,突破了某种“人退机进”的二元对立心理障碍,积极主动地拥抱AI,善用AI。毋庸讳言,虽然AI应用在日常场景已经普及,但在新闻编辑部一直有专业伦理瓶颈。评论员一直处于某种“既想-又怕-更怕”的职业纠结中:看到AI生成评论的秒成速度,既想让AI替自己写,又怕这种AI依赖中变得“思考不能自理”“写作不能自理”,更怕被读者骂——既然AI能够写评论了,那评论员还有什么用?这是在给自己的职业掘墓。

《新华“典”评》打破了这种认知障碍,两者并不是“人退机进”的二元替代关系。机器替代不了人的思想,但技术可以拓展思想边界。探索人机共创,以主流价值驾驭算法、用优质内容凝聚共识,让主流媒体声音在智能时代更加响亮。这也是对内容生产的减负性祛魅,并不是让AI参与生产就代表放弃内容主权了。一直以来,新闻业对内容生产都是非常谨慎的,将手工劳动视为人掌握内容主权的一种象征,这是AI的禁区,“AI率查重”见证着这种主权共识。这一模式,在人机关系中尝试建立一种新的主权边界,为新闻内容生产减负。

既然AI更快,AI有了这种能力,为什么有些创作任务不能交给它呢?



洋夫人上京城

1881年,光绪七年,一位英国妇女,伊莎贝拉·威廉臣(Isabella Williamson)。她跟着自己的丈夫,从烟台(旧称芝罘)上北京,一路卖书。这趟长达700英里(1126.5公里)的旅途并不轻松。威廉臣说:“真是条老路!几乎比书里记载的历史还久远。历经百余代人的脚步践踏,这些驿路却历久弥新,沿途的美景更是叫人目不暇接。若是对当地语言和生活习惯有所了解,驿路就像一本厚厚的古籍,记载着过往的时光,又谱写现今生活的点滴。于我们而言,中国这块深藏不露的土地将从时间的汪洋中崭露头角。”

她记录下沿途的所见所闻:“途中所需的补给品可以就地购买。我们带了七磅食糖、约一磅的茶叶、四罐炼乳、一小袋海盐饼干、三瓶竹笋粉、几件瓷质餐具和一个小药箱。衣服装在软袋里,可以充当枕头。另一个梳妆袋也这么用。再加上每人一床被子,行囊就备齐了。……此外,需要运往的书箱堆积如山,毕竟传道、卖书是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。这些书也堆在一处,准备就绪。”

其次是怎么走:“对于长途出行来说,骑骡子是惯例。它们耐力极强、脚步稳健。骡夫们很讲信用,黎明时分就把骡子牵来我们的院子。仅运送书籍和行李就需要六头骡子。我们挨个检查,确保它们身体强健。其中一头骡子背上有个大大的木鞍鞍,另一头则背着一大双驮筐。……我们在坐轿上绑了块硫化橡胶布。它可谓是旅行必备品,既能防晒又能避雨。每天晚上,我们都把它摊在睡铺上防潮。有它应对途中各种情况,也能叫人宽心。”

真复杂啊!请诸位发挥你们的想象力,这是个怎样的交通工具?



孟加拉的蒸鱼

孟加拉有句谚语:“Maachh-e Bhaat-e Bangali”,意即“孟加拉人离不开鱼和米饭”。

孟加拉河网纵横,鱼类资源极为丰富。当地人常自豪地说:“我们境内有七百多条河流呢,想吃什么鱼都有!”

在度假村的餐馆里,菜单上以鱼为食材的菜肴琳琅满目,孟加拉人嗜辣,每一道菜都带辛辣之味。我依自己口味要求厨师做一道“清蒸红鲷鱼”,他面露难色。我坚持道:“你只需把鱼蒸熟,不放任何香料和辣酱就行了呀!”

蒸鱼端上桌时,我瞬间愣住了:细嫩鱼皮被剥得干干净净,露出一片惨白的鱼肉;没有佐料,没有配菜,更没有酱汁,干巴巴地躺在盘中,仿佛只是用热水草草烫熟。

其实,厨师并没有错,错的是我。遇到像我这样坚持自己口味的客人,他仿佛被捆住了手脚一样,再精湛的厨艺也无从施展。

事实上,孟加拉的传统名菜Bhapa Maach,正是一道风味独特的蒸鱼。做法颇为讲究:将芥末籽研磨成粉,拌入青辣椒、姜末、盐与芥末油,调成辛辣浓郁的酱糊,再均匀涂抹在罗非鱼或鲤鱼上蒸制。蒸好的鱼,香气扑鼻,口感嫩滑。

入乡随俗,味蕾才能百花齐放。



“再地方化”

前几天,读到一篇论述日译本《繁花》的论文,想起当年金字澄创作《繁花》的时候,对进入文本的上海话、苏白、苏北话等写法是做了改良的,叙事带有说书人特质,上海人用上海话读,不懂上海话的用普通话阅读,可以达到一种“双语状态”,这为文学注入了新的语言经验。

日本翻译家浦元里花也采用“双重翻译”的方式去翻译《繁花》,用译者的母语关西方言对译上海话,浦元里花说:“关西话本身比标准日语更加富有起伏,有点像歌曲的旋律,听起来也更让人觉得亲切有趣。”——使其在异域土壤上“再地方化”,焕发新生。

这让我想起2001年,作家杨争光原刊《收获》的中篇《老旦是一棵树》,被翻译成塞尔维亚语后,又被塞尔维亚导演改编为电影《哈里如何变成一棵树》(《四国合拍》,曾获金狮奖提名)。结尾主角枯立在仇家门前,像一棵树一样站在粪堆里,这种标志性意象被原样保留……

类似的情形很多,也许可以说明的不同地域的文学中,对复杂人性的思考与呈现,其实有共通性。



寻找佩索阿

出租车从我们住处所在的山丘一路下坡,经过曲折狭窄的巷子,终于开到海边。

沿着海滨大道从里斯本向东,十几分钟后到了Belém,这个词是伯利恒的当地发音,据说葡萄牙蛋挞就是在这里的一间修道院发明的。这时已经下雨,迷蒙的雨雾中看到修道院,这是达伽马埋葬之地,也是欧洲最早靠航海贸易创建的修道院,气氛恢弘,几乎有伦敦西敏寺的规模。

可能是雨天,人不多,进入修道院后只觉得空旷和神圣,Cloister的部分非常古朴气派,进门处是主神Jerome画像,二楼每个石柱都有不同式样的纹样,移步换景,几乎没走几步看到的景致都不一样。一楼则埋葬着葡萄牙的一些伟大人物,我最想找的是佩索阿。

就在一楼靠近Refectory附近,看到佩索阿的墓碑。因为他曾用三个名字写作,墓碑是独特的大理石三面体,分别写着他的三个名字,以及他的三则引文。在这个角落,我们与佩索阿相遇。墙面上皆是青花瓷的壁画,这样一个圣洁的所在,沉默中涨满了诗人的灵性,抬头看着阳光射进来。

离开修道院的时候,还不大晚,走到市区,果然找到了1837年创始的Pastéis de Belém,买了四个蛋挞,只用6欧元,刚刚烤出来的,皮酥馅软,口感真是极好,这可是诞生地的蛋挞。一边吃,在雨中看着广场和海面,烟雨朦胧中看到葡萄牙悠远的岁月。



文学大家的手稿

而今早已是电脑写作时代,作家创作仍用传统方式,即用钢笔、毛笔(水笔)书写的,已是凤毛麟角。当代作家中,我只知王安忆还坚持传统写作方式。当然,她写完,还得由家人输入电脑。

日前在西泠印社2026春拍巡展上见到两份新文学名家手稿,可用“惊艳”两字形容。其一是郁达夫1927年创作的中篇《迷羊》的钢笔手稿。《迷羊》总共十四章,现存的这份手稿只有第一章的大半和完整的第二章,才26页,对装帧订成册。因此,严格意义讲,这只是一份残稿。这是郁达夫存世小说手稿的第二次面世。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怎么创作《迷羊》,从初稿到定稿,具体如何增删,一目了然。把这份手稿与《迷羊》初版本比对,只有这三处个别文字略有改动,可见这是《迷羊》的发表稿,其研究价值自不待言。

其二是茅盾1962年创作的《<花的草原>——读书杂记之四》完整手稿。全稿毛笔正楷书写,共三十页,一气呵成,首尾完好。修改处除了小心地用墨涂去,还有大段剪贴。《花的草原》是内蒙古青年作家玛拉沁夫的短篇小说,茅盾这篇点评充分肯定玛拉沁夫的短篇“行文流利,诗意盎然”,褒贬有据,关心有加。而全篇书写一丝不苟,堪称茅盾书法手稿中的精品。

茅盾和郁达夫是同龄人,今年是他俩诞辰130周年。这两份珍贵手稿的重见天日,不能不令我们惊喜,也是对这两位新文学大家最好的纪念。



●随手拍 图/文 廖祖平
和谐相处

7月5日,在四川省乐山市攀登峨眉山途中,与峨眉山猴相遇。萌萌的猴子见游客为自己拍照,不但不惊慌,还老成地摆出个姿势,仿佛说:“嗨,把我拍帅点。”

随手拍专用邮箱:
ycwbwyb@163.com